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资料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资料 / 胡健玲主编; 孙谦编选.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4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甲种 / 孔范今, 雷达, 吴义勤, 施战军主编)

ISBN 7-5329-2421-1

I. 中… II. ①胡…②孙… III. 儿童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0620 号

- | | |
|------|--|
| 主管部门 | 山东出版集团 |
| 集团网址 | www.sdpress.com.cn |
| 出版发行 | 山东文艺出版社 |
| 电子邮箱 | sdwy@sdpress.com.cn |
| 地 址 |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
| 印 刷 | 山东人民印刷厂 |
| 版 次 |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680×980 毫米 1/16
印张/20.75 插页/2 千字/324 |
| 印 数 | 2001—3000 |
| 定 价 | 22.00 元 |

出版说明

发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至今已走过了近三十个年头，在这三十年里，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支撑起了中国文学新的天空，中国文学迅速融入了世界文学的潮流并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发展时期。而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也带来了新时期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繁荣，可以说，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追踪研究一直是中国当代学术界和评论界最具生机活力的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然而，与文学界和研究界的这种“繁荣”局面相比，新时期文学的资料工作则显得有些滞后：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一套权威性的能完整反映新时期文学发展全貌的文学大系，也没有能够全面反映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历程和整体成就的系统资料汇编。这无疑为我们在新世纪全面展示、回顾、总结新时期的文学成就，反思新时期文学的经验教训，深化对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和不便。

有鉴于此，我们特意邀请孔范今、雷达、吴义勤、施战军四位在新时期文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知名学者和评论家来主编这套《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为广大新时期文学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权威研究资料，同时也能为他们提供在资料查找和检索方面的便利，从而为推进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走向深入和突破做出贡献。我们力求做到：一，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成就和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现有水平；二，为全面客观地评价和认识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科学的参照和理论的依据；三，全面梳理、呈现和总结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脉络。

此套丛书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是关于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流派、

文体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资料汇编，乙种是中国新时期代表性作家的个人研究资料汇编。每卷除精选各个领域最优秀的研究成果外，还将以附录方式展现相关研究成果的整体索引。本套书采取开放的体例，并将长期出版下去，我们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重要的学术工程。我们的目标是资料的系统性、学术的科学性、观点的多元性、筛选的权威性并重，力争能使广大读者既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又能以最快捷的方式读到中国新时期文学最优秀的研究文章。

目 录

儿童文学笔谈会	冰 心、金 近、陈伯吹、韩作黎、刘 真 (001)
儿童文学笔谈会	
..... 张天翼、柯 岩、王愿坚、任溶溶、包 蕾、李心田 (009)	
漫谈关于儿童散文创作	冰 心 (020)
促进少年儿童文艺创作的繁荣	
..... 金 近、洪汛涛、郑文光、葛翠林 (022)	
答问	严文井 (035)
关于童话的论述提纲	周立波 (042)
在困境和反省中走向新的突破	
——“儿童诗座谈会”侧记	晓 渡 (045)
追随永恒	曹文轩 (052)
我的儿童文学道路及其“误区”	刘 东 (055)
感动今天的孩子	秦文君 (059)
我的儿童文学二十年	金曾豪 (064)
儿童小说的心理描写	刘崇善 (066)
八十年代儿童小说主题走向概观	赵伶俐 (074)
新时期童话创作鸟瞰	徐夕明 (079)
论悲剧与儿童文学	王丹军 (087)
儿童短篇小说艺术走向管窥	彭斯远 (095)
加强儿童文学当代性之我见	楼飞甫 (101)
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儿童观	朱自强 (103)

论低幼儿童文学的审美价值及其他	张锦贻 (111)
论原始思维与儿童文学创作	王泉根 (123)
关于儿童文学审美价值的思考	陈文祥 (137)
新时期少年小说的误区	朱自强 (144)
憧憬博大	
——对一种儿童文学现象的描述和思考	方卫平 (159)
作为审美范畴的神秘及其在新时期少儿文学中的表现	吴其南 (168)
略论市场经济氛围中儿童文学发展的思维走向	曹 为 (179)
长篇儿童小说的崛起	樊发稼 (185)
十年来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之论争	韩 进 (187)
新时期女作家儿童文学创作的情感投入与关注热点	周晓波 (194)
论当代儿童文学民族化的实现	张锦贻 (204)
杜威“儿童本位论”及其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关系	孙建江 (211)
二十世纪儿童文学的现代文化品格	关福堃 (220)
经济大潮冲击下的九十年代少年小说的新视点	周晓波 (234)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香港儿童文学	蒋 风 (243)
世纪之交的儿童文学回顾与前瞻	冉 红 (252)
童话形象的“扁”与“圆”	刘杰英 (260)
略论儿童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	顾建美 (268)
科技创新对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影响	苏平凡 (276)
儿童文学的“深度追求”和“审美效应”	李学斌 (282)
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新潮与传统	王泉根 (287)
喜剧性：儿童天性的张扬	王昆建 (296)
附录：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资料索引	孙 谦 (305)

儿童文学笔谈会

笔谈儿童文学

冰 心

谈到儿童文学，那实在没有什么理论。我也写过几篇给儿童看的作品，如当年的《寄小读者》，开始还有点对儿童谈话的口气。后来和儿童疏远了——那时我在国外，连自己的小弟弟们都没有接触到——就越写越“文”，越写越不像。同时我还写一些描写儿童的作品，如《寂寞》等，对象也不是儿童。这已是几十年以前的事了。

解放以后，就有意识地想写点儿童文学作品，我就去找儿童文学的定义，就是说儿童文学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得到的答案，和大家所了解的一样：儿童文学是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童话、寓言、故事、诗歌、戏剧、小说等等，都是通过形象来反映生活，这生活一定要适合少年儿童的年龄、智力、兴趣和爱好等等。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曾经给我们深刻地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方法来。”

我们现在儿童的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什么呢？摧残儿童身心的“四人帮”被粉碎了以后，儿童也得到了解放。少年儿童摆脱了所谓“反潮流”、“交白卷”的精神枷锁，而奔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大道。在这摆脱枷锁、走上大道的过程中，就有他们自己不少的问题，有他们自己的苦恼，也有他们自己的欢乐。这其间就有说不尽的事实，讲不完的故事。我们能

不能从这些故事中，汲取为儿童所需要而又便于接受的东西，写成有益于他们的作品，使他们能够惊醒起来，振奋起来，向着我们新时期的总任务、三大革命运动、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前进？

底下就是如何能写好儿童作品的问题了。要写好儿童所需要而又便于接受的东西，我们就必须怀着热爱儿童的心情，深入儿童的生活，熟悉他们的生活环境，了解他们的矛盾心理，写起来才能活泼、生动而感人。生活本来是创作的唯一的源泉。“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是最要不得的！坐在书案前苦思冥想，虚构情节和人物、开头和结尾，最后只能写出一篇没有生气、没有真实、空洞而模糊的故事。这种故事，儿童是不爱看的。俗话说：“会写的不如会看的，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据我的经验，儿童往往是最好的儿童文学评论家，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例子在此就不多举了。

有了生活以后，怎样才能写得生动、活泼而感人，这就要看儿童文学作者的技巧了。技巧是从勤学苦练来的。勤学就要多读，多读关于儿童文学和其他文学或文学以外的古今中外的书，越多越好，开卷有益。苦练就是多写，遇到一件有意义的事实，就写下来，听见一句生动的语言，就记下来。长期积累，偶尔得之，到了你的感情一触即发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好作品出来的。

我讲的这些，也依然是空洞而模糊的，没有具体的作品来作为谈论的依据，往往是不着边际的。总之，只要是眼里有儿童，心里有儿童，而又切望他能做一个新中国的建设者中的文艺工作者，而不是因为想做一个儿童文学作家而来写儿童文学的人，才能写出真正的好的儿童文学作品。

我这个人也是眼高手低，但我愿意和热爱儿童的文艺工作者们共同努力。

童话也是一朵花

金 近

在儿童文学范围里，童话是最有特色的一种形式，它是现实和幻想交织成的艺术品。当然，文艺作品需要幻想，但在童话里则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童话也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就有好多幻想，

比如，一个热爱集体的饲养员，他对自己饲养的牲口就有感情，有时也会自言自语地和牛马骡子讲话。在年龄较小的孩子们的生活里，童话色彩更浓了，他们会想到自己怎样像鸟一样地飞到天上去摘星星。童话就是运用了这方面的幻想，加以提炼、夸张，使它典型化，向孩子们进行教育。在童话世界里，确实充满幻想，它同样能培养孩子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引导孩子们去为真理、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这是童话的使命。

可是，这十多年来，“四人帮”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童话也成了他们“专政”的对象。在“四人帮”看来，你的童话里如果写了猴子，怎么用上他们的“三突出”这个套套呢？猴子该算是第几号英雄人物呢？要是把猴子当成英雄，又要说你是在污蔑他们，那就帽子棍子一起来了。再有，在童话里也没法安排他们所发明的“造反派”和“走资派”。所以“四人帮”排斥童话，仇视童话。在那个时候，你不要说见不到一本新出的为孩子们所喜爱的童话书，连那些世界著名的老童话书也见不到了。你想借来看吧，图书馆里的童话书也被封存起来了。弄得这些年来，孩子们看不到一本喜欢看的童话书，也不知道什么叫童话了。

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文艺大解放，童话也得到了解放。如今在文艺百花园里正开着童话之花，一朵一朵争艳吐香，迎接我们党召来的春天。

童话这个文学形式还需要提倡，需要用童话来反映我们这个战天斗地、降龙伏虎的伟大时代。我相信，只要大家努力，今后童话之花将会越开越好，越开越旺盛的。

空手而回与满载而归

陈伯吹

亲爱的少年朋友们：你们好！你们都是《少年文艺》的最忠诚、最亲密的读者，眼巴巴地每个月都在欢迎它早日来到你们的手里。这很好，我就借它一角，得到和你们笔谈的机会——我是不肯错过这机会的，你们呢？想来也有同感吧。

不错，咱们都还不相识。这，没有关系，反正你们为革命而学习，我也是为革命而工作，这就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共同的良好愿望，从而共

同关心着、爱护着《少年文艺》。希望它并祝贺它天梯般逐渐提高，日新月异地长足进步。你们就从它成长得越来越健康的身上，得到了有益的东西，主要是得到了思想。

人的一切行为，完全受思想的指导和支配。

谁都想做好人，但先得有好思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这一教导，你们肯定学习过的，而且也知道的。

投身到三项实践中去，过的是革命的生活，是好的生活。在好的生活实践中，必然获得好的思想，就能做个好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那些革命英雄、革命烈士、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不全都是这样的吗？请想想刘胡兰，想想雷锋，想想王进喜，想想李四光吧。

你们是少年，是刚刚升起来的七八点钟的太阳，有朝气，有理想，有一分热想发一分光。这太好了！但由于你们年纪还小，当前你们的主要生活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学习生活，为今后投身入更大规模的、更激烈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三项实践）中去作好准备，打好基础。

基础要从小打起的，而且也是从小打好的。

你们除了亲爱的老师指导你们学习以外，《少年文艺》也是帮助你们的许多好朋友中的一个——它选取了不同的题材，使用不同的体裁，发表着多种多样的作品；反映青少年儿童在各方面的生活，当然也反映成年人的形形色色的各种生活。好的它赞美，坏的它批评，它歌颂社会主义，它斥责修正主义……少年读者就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自己精神粮食的营养，来壮大自己，成长得更加坚强、结实，将来为壮丽的革命事业多出力，多干活，多作贡献。

你们可能要问了，《少年文艺》它有多大本领，能使我们成为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三好学生？

是的，这问题说来话长，现在只能简单些说。

正因为《少年文艺》是文艺，文艺是个富有思想性、艺术性的精神产物，它“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同时也是鉴别人和社会的真、美、善和假、丑、恶的有用的工具。它向读

者展示了色彩鲜明的图画，提供了具体生动的形象，你们一眼看得出来：哪个优，哪个劣；要学这，不要学那；长了你们的认识和辨别的能力，还给了你们勇气和力量，更逐渐地形成了你们的性格和意志。它怀有饱满的政治热情，正确的思想路线，却用风趣的艺术语言，和你们娓娓动听、津津有味地聊着。你们对它的处处引人入胜的教导，只感到有兴趣，不觉得疲倦，而且记取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这就是它对你们的教育作用。可以这么说：《少年文艺》是你们的良师益友。

既然它是你们的良师益友，就该多和它亲近亲近啊，难道不该如此吗？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不知道你们爱听不爱听。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座山，山里头全是宝石。张三听到了，骑了骡子去到那里，只见满山怪石嶙峋，草木丛生，他想：“即使山肚子里真有宝石，要开掘出来，一定非常辛苦，不如回家去睡大觉，养息养息身体吧。”他的朋友李四也听到了，划了木船去到那里。他不怕吃苦，挽起袖管就干，干得浑身大汗，没挖出什么宝石，可他不灰心，继续干，第四天早晨，明亮的阳光照耀着大大小小的宝石，闪射出五光十色，多美丽啊！于是他满载了一船，划回村里，马上向县里报矿。经过化验，这座山里不但有金矿，也还有银矿、铜矿、铁矿和锡矿，所以给它取了个“百宝山”的好听的名字。这以后，像李四这样不怕累、不怕苦的一伙人前去，会发掘出更多更有用的矿石来呢。

故事很平凡，讲到这儿为止。它虽然不真，却有意义：张三进宝山，空手而回；李四进宝山，满载而归。同样的事件，两样的结果。这问题在哪里？这个，我且不说，还是请你们琢磨琢磨吧。

不过，我要反过来问：“假定《少年文艺》是座宝山，你们每月（每次）遇上它，是空手而回，还是满载而归？”

你们的答案一定是完善而正确的。祝福你们！

我对发展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些意见

韩作黎

我们要繁荣儿童文学创作，首先就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四人帮”在教育战线、思想战线、文艺战线散布了大量的毒素。他们宣扬“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以天生革命派自居的反革命野心家；他们赞扬那些无视科学、无视人类智慧的利欲熏心的“交白卷”的跳梁小丑；他们鼓吹反老师就是反潮流，打砸抢就是小闯将，搞无政府主义就是好汉，遵守革命纪律却是小绵羊。这些东西严重侵蚀了青少年的身心，使青少年不仅有外伤，也有内伤。外伤好治，内伤难医。去年第十一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同志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这篇小说提出了一个带有社会性的问题。他写出了受“四人帮”毒害的不仅有打架斗殴的小流氓，还有那些在我们看来表现不错、本质好的学生，而且受害也不轻。这篇小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怎样深入地批判和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救护我们青少年一代的问题。

在“四人帮”横行时，他们推行“儿童斗走资派”的作品，大搞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口号化、公式化、成人化的东西。他们严重干扰破坏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违背儿童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对这些流毒，我们一定要彻底肃清。

我们要繁荣儿童文学创作，还要把广大的专业和业余儿童文学作者很好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形成一支为儿童创作的强大队伍。有了这样的队伍，就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使广大少年儿童受到深刻的形象化的教育。

回想一九五五年，《人民日报》专门发了社论，提倡又多又好地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全国作协张天翼、谢冰心等作家负责儿童文学创作组的工作。张天翼同志还带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两篇儿童文学作品。自那以后，儿童文学阵地确实出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大好形势，而且很多非儿童杂志也刊登儿童文学作品，每年还出了一个儿童文学选集，各地成立了不少业余儿童文学创作小组。

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以后，一年多来，随着各条战线的大干快上，儿童文学的创作也正在出现一个令人振奋的大好局面。我们应趁此大好时机，把儿童文学创作队伍很好地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让儿童文学这个领域，百花齐放，繁荣灿烂！

当前，少年儿童需要能增进科技知识的生动的科学幻想故事；需要生

动的革命传统教育故事；需要描写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值得学习的少年儿童好榜样的作品；需要描写转变好的少年儿童的作品；需要富有现实意义的童话。

我们一方面要创作更多更好的新的儿童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过去“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好的、较好的书，也可再版。

谈谈文学作品的细节

刘 真

对于一篇好的文学作品，人们总是称赞说：“很好，有血有肉，比真实还真。”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有血有肉呢？

骨头是作品的情节结构，主题思想是通过情节结构体现出来的。血肉，就是作品的细节。就是要通过细节，来筑造情节结构。在万恶的“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读者看到一些文艺作品的一开头，就扔掉，连声说：“没有意思，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尾，是些公式化、概念化、一般化的东西。”确实是这样。被“四人帮”搞乱的东西太多了，他们真是万恶之源。他们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在文艺上，散布了大量的流毒，又封锁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使我们的许多青年作者，枷锁重重，很难解脱。这一切，有待于我们通过文艺理论和好作品，肃清流毒，批判他们，解放我们。

譬如说，一提“以情动人”，他们就给你扣上两顶帽子：“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人情味”。难道说，只有资产阶级才有“人情味”吗？我们无产阶级就无情、无味吗？恰恰相反。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情，自己的味，自己的阶级本性的自然流露。我们应该分清，也必须分清。

雷锋的许多故事，充满了感情。正因为这样，我们听了、读了才感动，才自觉向他学习。许多革命老前辈，所以使我们终生难忘，就是因为知道了他们对敌人狠、对同志热爱的许多事情。这都是无产阶级的崇高感情。我们的文艺作品，以这样的深厚感情去感动人，才有可能达到教育人的目的。所以，不加阶级分析地否定“以情动人”，就会使人不注意、不描写动人的生活细节。

高谈阔论，空喊口号，干巴巴地说教，别人看都不想看，怎么能教育

人，怎么可能是好的文艺作品？不公式化、概念化、一般化才叫怪呢。把口号喊得再高，作品也高不了，空话说得再响，也响不了。想这样就深刻吗？更深不了。

形象的动人的细节在哪里？它在生活中。自己的社会实用，是通过美的欣赏来达到的。儿童的心灵是一块纯洁的沃土，你在上面撒下什么种子，它就长出什么枝和叶，结出什么花和果。

（原载《少年文艺》1978年第6期）

儿童文学笔谈会

把孩子们从“饥荒”中救出来

张天翼

《少年文艺》举办“儿童文学笔谈会”，是件大好事。我现在重病，不能到孩子中去，也不能创作，但在这里，我要为孩子们讲几句话。

我国有两亿儿童，要把他们教育成共产主义接班人，教育成为对四个现代化有所贡献的人，儿童文学是重要的教育工具。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往往可以解决需要教师长时间去解决的问题，它们是“特别”教师，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

但是，为孩子们写作的叔叔、阿姨太少了。过去毛主席、党中央一再关心儿童文学。过去出现过一些好作品，但都被“四人帮”打入冷宫，孩子们读不到。“四人帮”这些个狼外婆，不是让孩子们饿肚皮，就是给孩子们毒药吃，或者硬塞给他们根本消化不了的东西。打倒“四人帮”，孩子们也得救了。党中央非常关心、重视儿童文学，我们又有了写作条件，让我们赶快把孩子们从饥荒中救出来吧！

我希望有更多的专业作家为孩子们写作，更希望有广大的业余作者——中、小学教师及其他做少儿工作的同志，拿起笔来。因为后者最熟悉、了解少年儿童的思想、生活、兴趣和语言，这是搞好儿童文学的第一位工作。

我还希望各有关部门能经常关心、注意儿童文学——组织儿童文学创作，评论儿童文学创作。

至于我呢，只要一息尚存，一定努力锻炼，争取将来继续为孩子们写

作，为培养、教育我们可爱的后一代，贡献我的全部有生之年。

从一首小诗谈起

柯 岩

我是一个学习写儿童诗的人，所以一看到好的儿童诗就特别高兴。粉碎“四人帮”后，百花争艳，出现了无数好作品，被“四人帮”摧残得奄奄一息的儿童文学也复苏了过来。《少年文艺》、《小朋友》等儿童刊物深受广大少年儿童和儿童文学工作者的欢迎。我呢，一直是它们忠实的读者。

这一次，翻开第二期《小朋友》，又发现了一首好诗：《字典公公家里的争吵》。

一看题目，脑子里就出现一个问号。字典那么厚，要是说“家庭”的话，可真是一个大家庭了。那么多字句，真是浩如烟海，争吵起来可真够热闹的！可是，到底是谁和谁吵，又为了什么吵呢？

往下一看，我就情不自禁地笑起来了。嗨！原来不是正主儿，而是一群小标点符号。

从小，我对标点符号就很头痛，常常因为它们受老师的批评。以后，学习写作，为它们也常常很伤脑筋。它们一个个这样可爱，有趣，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感叹号那样激烈，小逗号那样头头是道，省略号那样有学问，句号那样会作总结报告，爱动脑筋的小问号原来这样善于思考……我一边读一边对照：写得好，画得也好，真是互增光彩；我一边对照一边笑：诗也好，画也好，使人情思如潮。原来它们一个个这样形象鲜明，性格突出，我再也不会把它们忘掉了。

可是，它们原来也都各有缺点呢！这些缺点是孩子们常常容易犯的，字典公公批评了他们。我想，读了这首诗的孩子也会像它们一样，下决心把缺点改掉。

作品怎样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怎样在对孩子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也给它们以知识教育和美的感受？我想，这首小诗已经做得很好了。然而，作者却还不满足。最后，他还要问：“小朋友，心里想的啥？能否让我知道？”言已止而意未尽，它引起孩子们的情思将是十分丰富、意味无穷的。

从生活中来，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写和画，同时又那样形象，那样有兴味，使孩子能情为所动，思有所进，这是符合无产阶级文学要求的。根据儿童需要，为教育的目的服务，但又从儿童心理出发，不是灌输而是启发诱导，给孩子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又多么符合教育学的要求。

一首小诗能做到这些，谈何容易！我但愿我能做到。

几幅小画能做到这样，也是谈何容易，诗给画提供了想象，画反过来又丰富了诗，诗情画意，相映生辉。我想：如果任何诗人在写出这样的好诗时也能同样得到这样的好画，孩子们该是多么高兴啊！

为了未来，常讲革命的去

王愿坚

动手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正是六一前夕。在孩子的节日，参加《少年文艺》发起的“笔谈”，想一想、谈一谈文学与孩子、孩子与文学的问题，心情很是振奋。

前些年，我写过一些革命传统故事，其中有一些是讲孩子的，或者是讲给孩子听的。后来不能写了，我就到学校里去，把写出的和想写的故事给少年儿童们讲。我讲伟大的长征，讲跟着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的小红军，讲艰苦的抗日战争，讲那些和父兄一道战斗的小八路、儿童团。这些虽是过去的事情，可孩子们真爱听，他们伸着脖子，张着嘴巴，瞪着眼睛，听得那么入神，那么深情。仿佛他们已经和自己的前辈一道，攀上了那陡峭的雪山，走进了艰险的草地，踏上了敌后的战场，冲进了炮火硝烟的敌阵……讲完了，他们还久久舍不得散去。有的悄悄地拽拽我的衣角：“再讲一个吧！”有的庄严地拉住我的手：“将来，我也会和他们一样……”

孩子的这种神情是令人难忘的。它使我受到教育，受到鼓舞。它使我渐渐明白了：我们的孩子是深情地景仰着革命的去、热爱着革命的先烈和前辈的。他们有强烈的学习愿望，想学习前辈的革命精神、革命品质、革命作风；他们幻想着，像革命前辈那样生活、战斗和工作，那样去经历伟大的长征，在斗争中当革命英雄，做对人民有用的人。

孩子们对革命故事的热爱，也使我明白了：孩子所需要和热爱的，正是我们应该给他们的。用文学艺术的形式，正确地、经常地介绍革命的过